

【特別報導】

渡海送梵音

——「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大陸行日記

妙軒

佛光山法堂書記二室

【編按】今年十一月下旬，「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應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之邀，前往北京、上海兩地參加「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這是台灣佛教團體，尤其是音樂藝術首創在大陸演出的紀錄。團員妙軒法師在隨團演出之餘，不忘記錄沿途點滴心得。茲刊載於此，以饗讀者。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啓程

應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之邀，「佛光山梵唄讚頌團」今日啓程前往大陸參加「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

清晨五點，天猶未亮，工作人員已開始為大陸弘法之行做準備。六點，大眾準時從三峽金光明寺出發，前往台北中正國際機場。此行人員共七十六名，除師父上人一行先於十一月十四赴上海、永本法師赴北京、本團隨團醫護覺弘法師因澳洲簽證過期無法出境外，其餘七十一人今日搭乘港龍航空 KA489 班機，上午八點由台北飛香港，再轉 KA908 班機至北京。

下午二點十五分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永本、滿耕、妙中法師、林少傳教士、田青教授、陳慧珊、曾璧證小姐等人前來接機。

今年北京的初雪下得早，十一月六日剛下過了今年的第一場雪，然而連日陰霾的天候，到了今天卻是陽光普照，雖然氣溫只有攝氏八度，卻一點都不顯冷，只有微微的涼意。

北京印象

在歷史上，北京是中國最悠久的古都和城市之一。自周武王克殷反商，封召公於燕起，迄今已有三千餘年的歷史。北京舊稱「薊」，春秋戰國時期為燕國都城，遼時建為陪都，稱「燕京」；金代正式建都於此，稱為「中都」；元時名為「大都」；明清時期又稱為「京師」，通稱「北京」。北京作為都城，自金代起已有七百餘年的歷史。北京與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並列為中國六大古都；悠久的歷史給北京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蹟和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

過去北京整體給人的印象「南窮北富，西貴東賤」，在政策改革下已全然改觀，高樓大廈林立，道路寬闊平坦。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正大步地邁向國際大都市之列。尤其為了二〇〇八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政府更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規模建設，期使國際間對北京留下深刻印象。

如同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北京這個城市也面臨到一個難題——「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如何取得平衡？歷史文物的保存與國家經濟的提昇孰重？國家政策的問題牽涉層面太廣，難有定論。

北京的樹，在世界重要城市中是少見的多，整齊、漂亮、清爽、寬闊，給人精神奕奕的感覺。北京的交通，以天安門為中心，從內環到五環，層層向外圍擴展。北京的道路寬廣平直，然而卻仍是塞車嚴重，主要原因出在汽車增長過快，在層層環路中，人們開始習慣於繞遠路反而省時間的最佳路徑。

應供

藥石由「淨心蓮」素齋館負責人貫霖法師供養。貫霖法師來自五台山，於北京經營素菜餐館，聽聞佛光山梵唄讚頌團來到大陸學術交流，非常歡喜，發心供養大眾於北京期間之飲食。服務接待人員，多是平時到「淨心蓮」用齋的年輕人，聞此勝緣，特地放下手邊工作，前來當義工共襄盛舉。見到大陸地區的年輕佛弟子，真為佛教的未來感到歡喜。

田青教授的一席話

田青教授與佛光山結緣於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的學術會議，並積極促成「佛光山梵唄讚頌團」至大陸演出。田青教授說，為了這一天，我們努力了三年終於成行。此行來之不

易，引起高層的深切關注，且佛教徒們期盼佛光山的到來，此舉一定要成功。我們一起把弘法的事業做好。

十一月十六—二十二停留北京期間，下榻於北京宣武區前門飯店。前門飯店為四星級飯店，乃北京八大老飯店之一，曾與中國佛教協會多次往來，對於招待宗教團體之食宿有豐富經驗，知道將有佛教團體進住，打包票說：「素菜絕對沒問題。」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午十點二十分發車前往「淨心蓮」用午齋。

用完午齋，驅車前往中國音樂學院進行彩排。一對歷盡滄桑的老夫婦從法師上車後，即緊隨車旁久久不去。行經路口暫停時，團長永富法師下車與老夫婦問候結緣，老婆婆當場落淚。政治能限制一個人的行動，但禁錮不了人的思想；政治限制了宗教的發展，但抵擋不住人心對信仰的渴求。

首次配合

此次配合的樂團為「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團」，這也是海峽兩岸第一次的合作。中國音樂學院成立於一九六四年，在原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專業和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基礎上，從全國選調了一批民族音樂專家共同組成。乃中國九所音樂學院之一，與中央音樂學院並列為中國最優秀的音樂學院，一以民族樂為主，一以西樂為主，團員個個皆是優秀的獨奏家。此次合作，突破以往的模式，所有曲目皆重新編曲，以交響樂方式伴奏，希望在音樂的表現上能更豐富。

與北京音樂學院民族樂團的首次彩排，安排在下午一點半。樂團指揮劉順教授首先代表北京音樂學院向大家表示歡迎之意，並歡喜有此次合作學習的機會，共同為海峽兩岸的交流盡一份心力。

田青教授為大家介紹指揮劉順教授、北京音樂學院劉德海、張尊連教授，並提到此次學術交流有四個第一：(一)作為傳統音樂瑰寶的宗教音樂，第一次在大陸盛大演出；(二)佛樂、道樂第一次聯合演出，顯示宗教間彼此的融和；(三)與大陸梵唄一脈相傳，享譽世界的「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演出；(四)專業樂團首度與佛教團體合作，實乃歷史盛會。期許兩個團體共同為弘揚中國傳統藝術虔誠合作，共襄盛舉。

永富法師代表佛光山及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向諸位老師致意，期勉樂團團員意念跟隨法師的唱誦觀想，感受每首曲目所要表達的意境，共同成就此次盛會。佛光山梵唄讚頌團雖曾巡迴雪梨歌劇院、紐約林肯中心等世界各大城市劇場，但是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土地，意義與感受自是不同，此行意義深遠，希望大家共同寫下歷史。

首支曲目「準提咒」樂聲一起，讚頌團緊密配合，現場氣氛一片祥和歡喜，諸佛菩薩加被與大眾願力的共同成就不可思議，田青教授當場感動得淚流滿面。同文同種的海峽兩岸，期盼了幾十年的因緣，終於在今日以藝術文化的交流融為一體。

稍後，總策畫慈惠法師、藝術總監慈容法師，與永本、滿義、滿蓮、滿耕法師等一行人抵達現場，聆聽配合情形。

首日彩排從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稍事休息用藥石後，晚上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繼續排練，以期彼此儘早熟悉配合。晚上，中國佛學院教務長率二位副教務長前來觀摩。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氣象預告從今天起開始下雪，等了一天，未見下雪跡象。晚上無風，氣溫也不低，看來今天是看不到雪了。

晚上，隨團醫護覺弘法師歸隊，帶來台北陳麗華督導的關懷——「安嗽丸」喉片。

團長叮嚀

常住大眾成就大家到大陸的因緣，要以嚴謹的態度來面對此行，想想自己憑什麼來弘法度眾？莊嚴的威儀攝受人心，就是弘法，就是度眾。

出門在外，代表佛光山，代表台灣佛教界，舉止行儀一切以團隊為重，不要有太多個人的想法行動。只有團體，沒有個人；大眾第一，自己第二。台灣與大陸雖是同源，然而因政治背景不同，思想模式也互異，不可以一己的想法「想當然爾」，也不可因個人言行的疏失影響團體，發言要慎重。每個人把自己照顧好，不要讓人擔心。

大家來到北京水土不服，無法適應乾燥氣候，音聲不宏亮，要設法保住自己的氣，勤做密行，誦經、持咒、念佛、打坐、看書都好，不要散心雜話，要從日常生活的心念中時時觀照。

彩排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七時至九時十分與樂團排練。除了昨日尚未排練之三首曲目首次配合外，今日重點在於音樂前奏、結尾的熟悉度，以及銜接部分的默契培養。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天雨、塞車

一早，天空飄著細雨，冷風加上雨水，終於感受到北方冬天的天候，不是「冷」字可以形容，而是「寒」。團長叮嚀大家要把身體照顧好。

十點半出發至「淨心蓮」用午齋，路況不佳，車行緩慢。雨天塞車的情形，世界各大城市都是相同的。

彩排

下午同樣至中國音樂學院與樂團彩排，將所有曲目依節目進行流程，從始至終配合一次。此次負責編曲的高為傑教授，及劉德海教授與多位中國音樂學院老師列席聆聽。

劉德海教授深受佛教梵唄音樂所感動，全程參與不忍離去，並發表感言，尊稱諸位法師為老師，表示法師們所散發平靜祥和之氣，影響了整個樂團的氣氛，讓團員學生在短短兩天之內進步神速，不再浮躁，且臉上喜悅專注的神情，非常莊嚴。劉教授認為：「中國文化的搖籃不在孔子、老莊，而是在佛學，我們不能再迴避佛學的懷抱。」並說：「星雲大師非常了不起，將佛法平民化、音樂化，以音聲宣說佛法，這就是禪宗所說的『不立文字』。」「此次是千百年來第一次佛教音樂在祖國登堂演出，大家要兢兢業業。」劉教授並帶領樂團全體團員祝法師們「吉祥如意」。

本山梵唄讚頌團團長永富法師代表大眾向民族樂團致意，並表示未來彼此的合作因緣將會不斷延續。最後帶領團員回祝音樂學院全體師生「身心自在」。

觀摩學習

傍晚結束彩排後，部分人員前往中山音樂堂觀摩「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大陸團體的演出，其餘人員驅車回飯店。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晴、潮濕

總彩排

今日是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北京首演日，上午八時由飯店出發前往北京中山音樂堂彩排。中山音樂堂，又稱「紫禁城音樂廳」，座落在中山公園內，東眺天安門，西毗中南海，南望天安門廣場。佔地四千餘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達一萬一千平方公尺，是一座融和中外不同建築風格與現代科學技術為一體的多功能、國際化劇場，能容納一千四百人的演奏大廳，是北京最具規模的音樂廳之一。途經天安門廣場與紫禁城，來到北京這麼多天，終於見到中國傳統式建築！

抵達現場，道具組人員即刻投入準備工作。上午先就各曲目個人舞台位置做定位；下午與民族樂團總彩排，總策畫慈惠法師與舞台總監慈容法師蒞臨指導，容法師並就彩排缺失予以一一指正，期望正式上場時做到零缺失，並勉勵大家一心一意，全力以赴。

首場演出

此次「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參與演出的團體，除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外，計有北京佛樂團、五台山佛樂團、甘肅拉卜楞寺佛樂團、蘇州玄妙觀道樂團、北京白雲觀道樂團等團體。演出日期為十一月十九、二十日兩個晚上。十一月十九日第一場表演，每個團體有兩個表演節目，演出時間為二十分；今晚（十一月二十日）一整個完整時段，規畫由「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專門演出。文宣特別以「享譽世界的佛光山梵樂團首次大陸演出」為號召，引起大陸高階層與宗教人士的普遍關切，並前來觀摩。

晚上七點半正式演出，大陸中央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道教協會副會長黃信陽道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王文章副院長，以及北京大學魏常海、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等貴賓，亦前往現場聆聽。首先由主持人田青教授致詞大意如下：

台灣「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晨鐘暮鼓音樂會，主要應著中國藝術研究院「佛樂道樂精粹展演學術研討會」邀請而起，在會議討論時，有著實質的互動和學習。這次活動有四點意義：

(一)人類自誕生以來，同時向兩個方向探索，一是向外追求物質世界、探索宇宙，一是向內開發自己的內心。目前，科技愈益發達，似乎人們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但對於內心的瞭解反而比外在物質的獲得困難。雖然經濟提昇，但慾壑難平、清淨難覓，相形之下，佛樂道樂對於淨化人類心靈，甚至促進社會的安定，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世界經濟、文化一體化加劇，全球各地不同人種在同一時間看同樣的美國大片、吃著麥當勞速食，各民族固有的傳統文化被排擠在主流文化之外。一體化以犧牲文化多樣性為代價，使得各民族固有文化相形消退，而一個民族如果能在未來有其發展與前程，其首要條件在於該民族必須具備其獨特不可替代的文化。如何重新關注我們的文化遺產，喚醒民族自豪感，是舉辦這場音樂會的第二個意義。

(三)當前社會不靖，無情戰火紛起，像中東、伊拉克戰爭奪去許多無辜生命。而宗教主張慈悲、寬容、和平，希望透過這個音樂會，喚醒全世界人類的和平意識。

(四)中國的佛教音樂源遠流長，台灣梵唄與大陸梵唄一脈相傳。五十年前星雲大師將梵唄帶到台灣，並在人間佛教的理念下，在深厚的傳統基礎上，做了一些現代化的嘗試，為的是使現代人能夠欣賞。今日因緣成熟，兩岸宗教界和藝術界共同攜手，為弘揚同一個祖先留下的遺產、為中華文明的再現努力。

上半場節目由〈鐘聲偈〉揭開序幕，〈觀音發願文〉達到高潮，至〈吉祥偈〉結束。下半場一亮燈，法師尚未就定位，台下即響起熱烈掌聲，節目由輕快的〈念佛組曲〉開頭，至終曲〈五方佛禮讚〉灑起亮片時，現場掌聲歷久不歇，上下交融，一片歡喜與感動，並有人喊起：「安可！再來一首！」法師們謹以合掌回禮。

會後，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總策畫慈惠法師致詞，全文如下：

諸位領導、諸山長老、各位貴賓：

「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承蒙「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的邀請，這次能夠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活動，感到非常的榮幸。

本團創辦人星雲大師一再強調，兩岸是血脈相連的同胞，尤其台灣佛教淵源於大陸佛教，我們有責任讓這個血脈關係能夠暢通、加強。甚至佛光山僧團的法脈，更是傳承自中國大陸，星雲大師師承南京棲霞山和白塔山大覺寺，他把大陸佛教的法統延

伸到台灣，乃至走遍世界五大洲，甚至把佛教梵唄音樂帶到世界各個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度，例如美洲紐約的林肯中心、澳大利亞悉尼的歌劇院，以及歐洲英國的皇家劇院、德國萊茵的科隆大教堂等，今天又能回歸祖庭，所以我們熱切期盼透過這次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這裡表演的因緣，未來兩岸佛教能夠進一步攜手同行，一起發揚中國佛教的音樂，藉著佛教梵唄音樂的法音宣流，讓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最後再一次感謝這次大陸各單位給予我們諸多殊勝的因緣，尤其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文章院長、宗教藝術研究中心田青教授、中國音樂學院劉德海教授、劉順教授等人的費心盡力。未來我們也熱切希望兩岸能有更進一步的密切來往與交流。在此謹敬祝各位來賓六時吉祥，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眼見北京首場演出，見者、聞者悉皆歡喜。樂團指揮劉順教授在感動之餘，在每首曲目結束時頻頻向法師合掌致敬，將光榮歸於梵唄讚頌團。

會後，許多學者、觀眾紛紛表示，此次梵唄演出的機會相當難得，讓他們從中認識佛門儀規，也一起體驗修道人簡樸而意義深遠的一天生活，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次聆賞如此莊嚴的梵音佛樂。

經過多年不斷地努力，終於促成此次的因緣，也為將來佛法的弘揚播下種子。

秉持佛光人「集體創作」的精神，大家同心協力將場地復原後，才回飯店。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

北京，是中國政治、經濟、交通和科學文化中心，曾是六朝的古都，文化資源豐富，其中，故宮、頤和園、天壇、周家口四者，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主辦單位安排下，今日佛光山梵唄讚頌團與甘肅拉卜楞寺佛樂團、五台山佛樂團到萬里長城、頤和園參訪。

萬里長城

長城連續修築時間之長，工程量之大，施工之艱鉅，歷史文化內涵之豐富，確是世界其他古代工程所難以相比。據第一位登陸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壯說：「在太空和月球上，只能

辨識出地球上兩項特大工程，一項是中國的長城，一項是荷蘭的圍海大堤。」長城作為人類歷史的奇蹟，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當之無愧。

長城最早的修築，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乃各國為了防禦鄰近諸侯侵襲而各自興建。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下令拆毀中原地區各國所建的長城，另一方面又派大將蒙恬率軍北攻匈奴，並於西元前二一四年開始在北方修築長城。長城隨著時代的推移而不斷變遷，現存最連貫最完整的是明代所修築的長城，東起今遼寧省鴨綠江畔，西抵甘肅省嘉峪關，跨越遼寧、河北、北京、內蒙古、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八個省、市、自治區，綿延一萬二千里，至今大部分保存完好。

「不到長城非好漢」。今日參訪的居庸關，自古為西北和北京地區往來的通路，是西北進入北京的第一道大門，有「關外有關」之稱。此處地勢險要，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勢，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秦始皇修築長城時，把強征來的民夫士卒徙居於此，故名「居庸」。地上仍見幾天前所下的殘雪，冷冽的北風吹來，令來自溫暖寶島的我們有些招架不住。只見來自甘肅拉卜楞寺的喇嘛與印度拉達克的學生們箭步如飛，真是自歎弗如。

登高望遠，不禁令人慨歎長城工事之浩大，誠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言：「中國最有名之工程者，萬里長城也。……工程之大，古無其匹，為世界獨一之奇觀。」

景泰藍製作

中午食用「淨心蓮」所準備的餐盒之後，到景泰藍工藝場參觀「景泰藍」的製作過程。

景泰藍，又名琺瑯器，起源於元朝的北京，盛行於明朝景泰年間（一四五〇—一四五六），因其釉料以藍色為主，故稱「景泰藍」。昔時僅供皇宮貴族使用，是權利和地位的象徵。從設計、製胎、掐絲、點藍、燒藍、打磨到鍍金，一連串複雜的工序，數十人的共同努力，才得成就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頤和園

清代的皇家園林和行宮，原名「清漪園」，建成於一七六四年。在歷史上曾遭到兩次嚴重的破壞。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聯軍燒毀，後重新修建，並改名為「頤和園」。一九〇〇年再次遭到八國聯軍的破壞，一九〇二年重修，即成現在規模。佔地約二百九十公頃，約為北京故宮面積的四倍大，主要由萬壽山和昆明湖組成，水面佔全園的四分之三，是中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皇家園林。

一九九八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晚上，「中國佛樂道樂精粹展演」主辦單位，於前門飯店宴請與會大眾，並致贈紀念品。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晴

故宮

今日是停留北京的最後一日，前往故宮參訪。

故宮，又名「紫禁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天象和人事有關聯。古代的天象觀測中，人們發現紫微星的位置不變，始終居於天穹的正中，所以認為那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稱為「紫宮」。皇帝自稱為天子，就是天帝的兒子，他們在人間居住的地方也叫紫宮；加以皇帝居住的宮院，對尋常百姓來說，是絕對的禁忌之地，兩層含義合在一起，便稱為「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建成於明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至今已有五百八十年的歷史，位於北京市中心，今日稱其為故宮，意為過去的皇宮。故宮，東西寬七百五十公尺，南北長九百六十公尺，面積七十二萬平方公尺，共有宮殿房舍九千多間，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宮殿建築群。周邊是一條寬五十二公尺、深六公尺的護城河；裡面是周長三公里的城牆，牆高近十公尺，底寬八點六二公尺；城牆上開有四門，南有午門，北有神武門，東有東華門，西有西華門；城牆四角還聳立著四座造型別緻，玲瓏剔透的角樓。一九八七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參訪路線沿著縱向中軸線由南往北走，從天安門廣場經午門（正南門），貫穿到神武門（正北門）。故宮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南為工作區，即外朝，北為生活區，即內廷。外朝內廷的所有建築均排列在中軸線上，東西對稱，井然有序。

外朝是皇帝處理政事的地方，主要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中太和殿最為高大、輝煌，皇帝登基、大婚、冊封、命將、出征等都在這舉行盛大儀式。太和殿後的中和殿是皇帝出席重大典禮前休息和接受朝拜的地方，最北面的保和殿則是皇帝賜宴和殿試的場所。

內廷包括乾清、交泰、坤寧三宮，以及東西兩側的東六宮和西六宮，這是皇帝及其嬪妃居住的地方，俗稱為「三宮六院」。在居住區以北為御花園，走出御花園，即是故宮的正北門——神武門。

祝願

中午至「淨心蓮」素齋館用齋，為感謝貫霖法師及「淨心蓮」全體工作人員一週來的供養，梵唄讚頌團特地演唱〈觀音發願文〉、〈七如來〉、〈吉祥偈〉祝福回饋大家數日來的齋菜供養。雖然公演當日「淨心蓮」的大眾無緣前往聆聽，但盼今日的獻唱，能令大家感動與歡喜，並祝福他們吉祥如意。

團長永富法師代表讚頌團感謝貫霖法師與大眾的成就，因為不論是來到「淨心蓮」，或是彩排、演出當日，乃至在外參訪，總是能吃到「淨心蓮」所準備熱騰騰豐盛的餐飲，「淨心蓮」的處處用心，值得我們學習。永富法師請貫霖法師為大眾開示，他非常客氣的說，他想說的話都已表達在菜裡面了，希望大家吃了之後「身體健康、心態健康」，正好與師父上人的理念「身心自在」不謀而合。他表示將努力把「身心自在」融入到素菜中。

貫霖法師獨自在北京辦素菜館，經常感到一個人勢單力薄十分孤單，但是看到一群法師遠從台灣來到北京，感到弘法事業的推動很有力量，自己不再是孤軍奮戰。非常歡喜有此因緣與大家結緣。末了，並帶領「淨心蓮」全體員義工獻唱一首佛曲祝福大家。

前往上海

傍晚六點，本團人員與中國音樂學院民族樂團人員，搭乘火車由北京站出發，沿京滬線前往上海。沿途僅停靠濟南、蚌埠，預計明早八點抵達。原本盤算觀賞沿路風光，可惜黑壓壓一片，什麼也沒見著。

搭乘臥鋪火車，對來自台灣的大家而言，是個相當奇特的經驗。臥鋪分為硬臥、軟臥、高臥三種。硬臥一室左右兩邊各有上中下三層，合起來共六床；軟臥則左右各上下二床，即四床，每床附有電視；高臥一室僅上下二床，旁邊並附座椅。基本上，愈下層價格愈高，列車上並有餐廳供應餐飲。

「淨心蓮」貫霖法師仍特地為大家準備熱騰騰的餐盒，不但親自送到月台，而且在寒風中目送，直至火車離去後才返回。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晴

抵達上海

上海市簡稱「滬」，地處東部海岸中段，長江入海口處。自古為海邊漁村，春秋時為楚國春申君之封邑，故別稱「申」；直到宋朝在此設鎮，始稱上海。主要河流有源於太湖、流入長江的黃浦江及其支流吳淞江、青浦澱山湖。全市面積五千八百平方公里，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也是最大工業基地和金融、貿易中心，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

上午八時四十分抵達上海，比預計時間延誤了四十分鐘，總策畫慈惠法師在滿蓮、妙士法師、倪寶琴師姑陪同下，早已在車站等候多時。惠法師得知大家尚未用早餐，特地聯絡「棗子樹」素菜館為大家準備早齋。由於時間倉促，所有飲食皆是素菜館發心外買的。惠法師說，出門在外飲食不便，能吃到豆漿、麵包、泡飯，要感恩大眾的成就。

普門經舍

在普門經舍住持妙士法師熱誠邀請下，梵唄讚頌團一行人隨即前往佛光山在大陸的第一個道場——普門經舍參訪，雖然妙士法師一再表示經舍太小，讓大家活動不便，不過惠法師言，海外建寺不易，普門經舍已是佛光山海外道場甚具規模的一個，非常不容易。

惠法師為大家介紹普門經舍的住眾：住持妙士法師、當家李淑屏師姑、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如靜法師、東北師範大學畢業的如清法師、許蕙貞師姐；另外，如來法師目前正於閩南佛學院學習。此外，並為大家介紹本山在大陸的留學生滿昇、覺旻、妙中等法師。

師父上人昨日回到祖庭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在寒風中佇立多時，仍只是一席長衫，並未多加衣物，昨晚很晚才回到道場，今日一早又出門行化去了。惠法師期勉佛光弟子們學習師父上人的精神力，要注重出眾行儀。師父原訂今日與讚頌團大眾談話，因另有行程而作罷，大家悵然而返。

搭乘了一夜火車，今日並未特別安排行程，以讓大家充分休息，養精蓄銳，為明日的正式演出做準備。

今晚下榻友福飯店。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

今晚於上海大劇院正式演出。

上海大劇院位於上海市人民廣場西北側，一九九八年落成，佔地二萬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為六萬二千八百零三平方公尺，總高度為四十公尺，分地下二層，地面六層，頂部二層，共計十層，大劇院結構為簡潔流暢的幾何形造型，皇冠般的白色弧形屋頂彎翹向天際。上面

有古典的戶外劇場和空中花園，形似聚寶盆，象徵著上海吸納世界文化藝術的博大胸懷。劇院內共有三個劇場：大劇場一千八百個座位，分為正廳、二層、三層樓座及六個包廂。中劇場七百五十個座位，小劇場三百個座位。

由於上海大劇院今年度的檔期已滿，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所排定的時間，只能從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開始使用該場地。包含佈置、與當地音燈控人員的溝通配合、梵唄讚頌團與民族樂團、舞者等排練工作的進行，時間可謂相當緊湊。

彩排

早上八點半由旅館出發前往上海大劇院彩排。上午布置舞台，並就個人走台位置定位；下午三點與樂團、舞者正式總彩排，藝術總監慈容法師蒞臨現場指導，並根據北京的演出經驗，調整了演出曲目。

容法師為大眾開示道：雖然北京首演相當成功，但不可因此懈怠輕忽。今日在聲名遠播的上海大劇院演出，舞台變化不同於北京，各地人士特地再次前來觀摩，因此要以最好的音聲、誠懇的心，歡喜莊嚴地供養大眾，以我們至誠懇切的心來感動與會者。

演出

上海大劇院座無虛席，大陸中央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副局長齊曉飛等也一同出席觀賞演出。晚上七點一刻，在田青教授的致辭中，正式揭開了序幕。

終場，在觀眾一再的「安可」聲中，梵唄讚頌團又獻唱了三首精采曲目，大眾仍是熱情不減。當師父出場，又再帶起高潮。「星雲大師出來了！」台下一片驚喜，全場觀眾情緒沸騰，歡聲雷動歷久不歇。雖然麥克風斷訊，有一半的時間大眾聽不到師父的音聲，但見到高僧的法喜感動，依然令人久久無法平息。

師父致詞全文如下：

中國藝術研究院宗教藝術研究中心田青教授、各位佳賓、各位法師，大家好！

二千五百多年前，印度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開悟後，第一句話就說：「奇妙呀！奇妙呀！大地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過去佛教的梵唄音樂都是用來讚詠佛陀，只有在寺院的殿堂裡唱給佛祖聽，今天能在這裡唱給現前的諸佛一起來共賞，不是更有意義嗎？

回憶五十年前，我把大陸的「海潮音梵唄」帶到同文同種的台灣；五十年後，我又把佛教的梵唄音樂帶回到我們的源頭中國大陸來。今天能在上海大劇院演唱梵唄，使相隔五十多年的時間又再連接起來，我的歡喜豈是語言所能表達。

例如，海峽兩岸儘管相隔遙遠，但阻擋不了「法音宣流」；台灣與大陸之間雖然海洋遼闊，但中國人血濃於水的感情交流，也是阻隔不了的。

今年是我到台灣弘法屆滿五十週年，在六十多年前我曾在中國的上海住過，心裡一直很懷念、嚮往，今天看到大上海的建設真是舉世崇敬，讓人由衷羨慕上海人。

在數十多年前，美國的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時，他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今天我的一小步，就是人類未來的一大步。」今天我們能在上海演出梵唄音樂，雖然是佛教音樂的一小步，但對未來神州的佛光普照，必然能起極大的作用。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應藉著中國的強大勢力，把佛法弘揚到世界，所謂「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偉大的中國多采多姿，祈願大家一起來努力。

最後祝福大家吉祥如意，身心自在。

會後，師父並與北京音樂學院民族樂團、梵唄讚頌團全體團員合影留念，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

許多人告訴我們：「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此次大陸之行，一掃一般人對佛教呆板守舊的印象，不僅為大陸佛教界締造劃時代的創舉，更為大陸佛教音樂的發展引發了關鍵性的積極意義。聞言不禁想起師父常說的一句話：「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今後我們要再接再厲，發願以美好的梵音法樂供養大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陰

從今日起開始為期一週的參訪行程。上午，與民族樂團同遊周莊；下午，秉持佛光人「來時歡迎，去時相送」的精神，至上海火車站歡送北京音樂學院師生。大家在〈佛光照耀著你〉、〈我的家鄉在佛光山〉的歌聲中，依依不捨地踏上歸途。期待來日的合作因緣。

周莊——中國第一水鄉

古稱「搖城」，原係春秋時吳國太子搖的封地。周莊又名貞半里，北宋當地人周迪功郎篤信佛教，捨其故宅和二百畝良田給寺廟當廟產，百姓們感其恩德，遂更名爲「周莊」。

周莊位於蘇州城東南三十八公里，被喻爲「中國第一水鄉」，當代書畫名家吳冠中曾讚譽道：「黃山集中國山川之美，周莊集中國水鄉之美。」圍繞全鎮有澄湖、白崑湖、澱山湖、南湖和三十多條大小河流，鎮上有四條主河道，因此周莊自古有「水鄉澤國」之稱。

周莊雖歷經滄桑，但至今仍完整保存著水鄉古鎮原有的風貌與格局。全鎮六〇%以上的民居仍爲明清建築，有近百座古典宅院和六十多個雕樑門樓，並保存了十四座各具特色的古橋。全鎮以河成街、橋街相連，依河築屋。九百餘年的悠遠歷史，九百餘年的文化底蘊，構成了江南水鄉「小橋、流水、人家」的獨特風貌。

遊黃浦江

晚上，遊黃浦江，欣賞兩岸迥然不同的上海新舊風貌。

黃浦江位於太湖流域東南端，流域面積三千六百五十三平方公里，是太湖流域主要排水河道，也是上海市排水、引水和通航骨幹河道。黃浦江中上游的防洪、除澇、灌溉和航運與太湖流域綜合規畫關係密切，而其下游則在上海市區境內，與上海發展息息相關。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陰

團長永富法師今日先行返台，臨行前再次叮嚀大家注重行儀。

離開上海，一路北上，今日目的地——杭州。

杭州，地處長江三角洲南翼，杭州灣西端，錢塘江下游，京杭大運河南端，爲長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國東南部交通樞紐。人口六百萬，面積一百六十五平方公里。氣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溫度攝氏十六點二，夏季平均溫度攝氏二十八點六，冬季平均溫度攝氏三點八，聯合國世界組織評其爲世界上最適合人居住的城市之一。

上午七點半由上海友福飯店出發，十點抵達杭州。中午與滿果法師、四川大學留學生滿紀法師及陳兵教授伉儷一行人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療養院餐廳用齋。下午，搭油輪遊西湖。

西湖

面積四十九平方公里，周長十四公里。原與錢塘江互通，後因泥沙淤積而區隔開來，湖水來自山間泉水，平均每三十三天必須換水一次。

西湖，三面湖山一面城，其周邊的開發，在政策保護下，新建築物皆築在杭州城的東面，西面則不得興建高樓，不過，由西湖往東望去，周遭景致在高大建築物的陪襯下，形成極不協調的景觀。

西湖的美景不僅春天獨有，夏日裡接天連碧的荷花，秋夜中浸透月光的三潭，冬雪後疏影橫斜的紅梅，更有那煙柳籠紗中的鶯啼，細雨迷濛中的樓台……無論何時來，都會領略到不同尋常的風采。

西湖十景形成於南宋時期，基本圍繞西湖分布，有的就位於湖上。蘇堤春曉、曲苑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雲、南屏晚鍾、三潭印月，西湖十景各具特色，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勝景精華。新西湖十景是一九八五年經過杭州市民及各地群眾評選，並由專家評選委員會反復斟酌後確定的，計有：雲棲竹徑、滿隴桂雨、虎跑夢泉、龍井問茶、九溪煙樹、吳山天風、阮墩環碧、黃龍吐翠、玉皇飛雲、寶石流霞。

龍井問茶

清朝乾隆皇帝曾特製一種銀斗，專門用來精量水之「輕重」（比重）而定水質之高下。經過多次精量，評定北京海澱鎮西的玉泉水質第一，鎮江中泠泉次之，無錫惠山泉與杭州西湖虎跑泉並列第三。因此，虎跑泉享有「天下第三泉」的美名。「龍井茶葉虎跑泉水」號稱「西湖雙絕」。

西湖龍井享譽世界，乃中國最著名茶種。杭州人不稱「喝茶」，而稱「喫茶」，乃因茶葉富含多種養份，不僅茶湯能喝，茶葉亦能下肚。喫茶有三道工序，稱為「一聞二品三回味」。

西湖龍井依採收時節來分等級，愈早採收等級愈高，以清明為區分，分為明前茶、明後茶。明前茶又稱黃毛丫頭茶，明後茶則有女兒茶、媳婦茶、阿婆茶三個等級。

種茶、採茶、焙茶……，想到那麼多道工序，能夠喫到一杯好茶，真是感恩眾緣成就。

晚上，下榻靈隱賓館。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雨

凌晨跳電，被凍醒。原以為到了南方後，氣候比北方溫和，因此昨日離開上海打包行李時，大家的保暖衣物帶得不夠，一路下來，咳嗽聲此起彼落，真是失算！原來南方潮濕的冬季，冷的程度並不亞於乾燥的北方。

昨日抵達旅館時，天色已暗，一早，大家把握早齋前短暫的時間，到飛來峰內靈隱寺參拜。天猶未亮，灰濛濛的，看不真切，雨點愈來愈大，匆匆轉了一圈，便回旅館了。為了趕路，早上七點半便得離開，殊為可惜。

靈隱寺位處西湖西部的飛來峰旁，離西湖不遠。始建於東晉（三二六），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相傳當時印度僧人慧理來杭州，看到這裡山峰奇秀，以為是「仙靈所隱」，就在這裡建寺，取名「靈隱」。靈隱寺旁的飛來峰，也是杭州的名勝，蘇東坡曾有「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峰」的詩句。相傳一千六百多年前印度僧人慧理來杭州，看到此峰怪石嶙峋，風景絕異，驚奇地說：「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因此稱為「飛來峰」。

飛來峰山高二百零九公尺，由石灰岩構成。由於長期受地下水溶蝕作用，形成了許多奇幻多變的洞壑。飛來峰並且是我國南方古代石窟藝術重要地區之一，有五代至宋、元年間的石刻造像三百三十餘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喜笑顏開、袒胸露腹的彌勒菩薩，這是飛來峰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為宋代造像藝術的代表作。

繼續北上，前往宜興、無錫，夜宿無錫天驕賓館。

磬山崇恩寺

位於宜興市南，開創於唐代，明朝天啓年間，臨濟宗三十代天隱禪師住錫此寺，昇座說法。法嗣四人，特別是曾為磬山禪院香燈師的玉琳法師，獲天隱禪師真傳，高風清操，戒德禪行，為全寺僧眾敬服，清順治十七年為順治皇帝迎請入京，封為「大覺普濟能仁國師」。清乾隆皇帝御書「天下第一祖庭」，敕賜磬山崇恩禪寺，並建石碑坊。清自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先後來山禮拜。寺中並供奉一尊莊嚴的玉琳國師玉雕像。

於此用午齋，寺裡常住僅知今日有團體前來用齋飯，並不知是佛光山的出家法師，監院昌海法師出門辦事，聞訊即刻趕回，直言：「怠慢大家，失禮了。」聞言慚愧，自忖何德何能，受此厚待？佛門中的一頓齋飯非常可口，吃得大家十分歡喜。

目前寺中正在進行大規模整修，前來叨擾常住，實在過意不去。慧瀚法師代表讚頌團致贈師父上人墨寶與微薄供養金，昌海法師回贈讚頌團《玉琳國師》一書。末後，大眾於客堂念誦梵文大悲咒功德回向。

昌海法師送大家下山。天雨路滑，地面泥濘，有勞法師一路相送。

靈山大佛

無錫延伸入太湖中有一個半島，其上幾十個山峰中有一座小靈山，山腳下有一座千年古剎——祥符寺。祥符寺在歷史上規模宏大、高僧輩出、法務興隆、香火鼎盛。傳說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師曾駐錫於此，因見寺後主峰鐘靈毓秀、翠靄多姿，與天竺佛陀說法處的靈鷲山頗為相似，遂將其命名為「小靈山」，並由其大弟子窺基在此開宗立派，創建了佛教中著名的「慈恩宗」。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將這段歷史總結為八個字——「山連鷲嶺，法繼慈恩」，意指小靈山與印度的靈鷲山，祥符寺與玄奘法師開創的慈恩宗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一千三百多年來，小靈山祥符寺幾經興衰，在抗日戰爭中因掩護抗日志士而慘遭僧人被戮、廟宇遭毀的命運。昔日香火鼎盛的一方寶剎落入屋宇殘破、佛像毀敗、荒草淒淒、僧人四散的境地。

九〇年代，為保存古蹟、弘揚文化，落實宗教政策，中國佛教協會、無錫馬山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共同發起，恢復了千年古剎祥符寺，並邀請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一代高僧茗山法師出任住持。同時，在寺後的小靈山上修建了一座高達八十八公尺的露天青銅釋迦牟尼佛立像——靈山大佛。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靈山大佛工程簽約儀式上，趙樸老發言，稱靈山大佛的建造是中國佛教史上近百年來最大的一件盛事，在世界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靈山大佛景區於一九九七年建成，佔地面積約三十公頃，短短幾年已發展成為江南佛教文化的代表性叢林。

從雲岡、龍門到敦煌、大足……如今又有靈山大佛，從而在中國形成東有江蘇無錫靈山大佛，南有香港天壇大佛，西有四川樂山大佛，北有山西雲岡大佛，中有河南龍門大佛，五方五佛屹立聳峙而相呼應的格局。

九龍灌浴是靈山文化園的主體景觀，取自佛典故事，顯示釋迦牟尼誕生時，天人同慶，歡喜讚歎的場面。其時花園中忽然湧出二池，儲滿清淨香水。又見虛空中有九龍吐水、浴太子身。天人們奏著美妙動聽的音樂，空中散下五色繽紛的香花來供養太子，一時十方大地六種震動，一切眾生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歡樂。大型動態群雕「九龍灌浴」再現了這一場景：一尊高達七點二公尺的太子佛塑像立於巨型蓮花之中，四大力士托起蓮花，周圍繞以九龍噴泉以及八個供養人，隨著專門為之創作的「佛之誕」音樂奏響，蓮花開合，通體鑲金的太子從中徐徐升起，在九龍噴水形成的水幕中自轉一周，場面甚為絢麗壯觀。整個雕塑群的製作工程浩大，雕塑總高二十七點五公尺，使用黃金十八公斤，銅一百八十多噸。其中太子像重十二噸，高七點二公尺，使用黃金十五公斤。九龍高四公尺，八供養人高四公尺，均為青銅

鑄造。整個雕塑群的雕塑澆鑄面積相當於香港天壇大佛，其中一個蓮花瓣長就近六公尺；除了主體青銅的鑄造、安裝外，還要配以動作機構、噴水系統、噴霧系統和 PLC 控制系統，如此工程不僅是中國同類雕塑中的創舉，在國際上也甚為罕見。

今日臨時更動行程，前來瞻仰靈山大佛，意外與長老慈莊法師、依照法師及妙士法師相會，並得以觀賞「九龍浴佛」奇景，內心之欣喜感動難以言喻，感謝眾緣成就。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晴、多雲

前往鎮江、揚州，參訪焦山定慧寺、鎮江金山寺、揚州大明寺。

一早由賓館出發，途中停留無錫蠡湖紫砂館，瞭解紫砂壺之製作。中午於鎮江金山寺附近餐館用齋，聞焦山定慧寺住持心澄法師已等候多時，即刻前往定慧寺拜訪。

焦山定慧寺

焦山，因古時為樵夫、漁民出入之地，原名樵山。位於鎮江市東北大江之中，周長二千公尺，佔地三十八公頃，古稱「海門」的江中之山，是鎮江城水上之咽喉，屬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佛教興盛之地。它是寧鎮山脈背斜北翼斷裂的唯一保留點，東延瀚海，西通長江，南抱京口，北依維揚。金山遠塞西天，北固近屹其旁，禹峰、象阜突兀連綿，鶴山、京峴疊峰重巒，一派「海吞吳地盡，山控楚天遙」的景象。

焦山定慧寺初建於唐代，古名普濟寺，玄奘大師的弟子法寶創建大雄寶殿，鑑真大師的弟子神邕曾住持佛事，有「十方叢林」之稱。宋代嘉定年間重建，更名焦山寺，蘇東坡的方外之交佛印了元禪師曾駐錫於此。元代燒毀，明代宣德年間重建，清聖祖康熙頒賜匾額，易名定慧寺，並予以重修。

該寺文革時遭受嚴重破壞，現今之規模為前任住持茗山長老所規畫修建，乃文革後恢復的首批寺院。去年茗山長老圓寂後，寺院交由心澄法師住持。焦山佛學院為師父上人少年時期參學之地，惜今日佛學院已停辦。

搭乘渡輪抵達定慧寺，一上岸即聽見信眾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之聲，信眾著海青羅列兩側，原來早已等候多時。他們見到諸多年輕法師的到來，不禁感動落淚。大殿前懸掛著「歡迎佛光山梵樂團蒞臨」的橫標。進入大雄寶殿向住持和尚禮座後，心澄法師略述寺院歷史，提及師父上人曾就讀焦山佛學院，今日其弟子們回到焦山訪問，非常歡迎，並非常感謝師父對於定慧寺的護持。

永本法師亦代表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為當地信眾開示，表示：師父曾在此學習，影響其一生的行誼與發心，今日我們來此尋根，感謝大家的熱誠迎接。看到此地法師、信徒們把法脈流傳下來，非常歡喜，希望未來兩岸共同為弘法努力。

心澄法師致贈每人一本《茗山自傳·年譜》，梵唄讚頌團也以音聲供養大眾。稍後在心澄法師帶領下，參觀了由摩崖石刻與碑林陳列組成的「焦山碑林」。之後，心澄法師陪同大家前往鎮江金山寺。

金山寺

金山，雄峙在鎮江市區西北的長江南岸，原名氏無山，又名金鼇嶺，也稱浮玉山，唐代起通稱金山。金山高六十公尺，周五百二十公尺，佔地面積十公頃，原係屹立於長江中的江心島嶼。金山寺位於金山上，始建於東晉明帝時，建築依山就勢，山與寺融為一體。

鎮江二大寺院——定慧寺與金山寺，住持同為心澄法師。焦山為辦學之地，環境較艱苦，相較之下，金山寺的交通、物資各方面較優裕。金山寺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全盛時有僧人三千餘。清康熙皇帝遊金山，曾題「江天一覽」四字，因此典故，金山寺又名「江天禪寺」。

我們於大雄寶殿禮座後，在知客師帶領之下，短短三十分鐘重點式地巡禮一周即告假前往揚州。

鎮江與揚州，一在長江之南，一在長江之北，人與大巴士同乘渡輪過江的景象，恐怕只有在這片浩瀚的江河上，才可能出現。

揚州大明寺

透過旅行社的安排，原訂於揚州大明寺用藥石，並未刻意讓寺方知道，不意傍晚抵達時，寺裡大眾已於門口守候。向住持能修和尚禮座後，大和尚親自帶領大眾前往鑑真紀念堂瞻禮鑑真大師聖像、禮拜佛陀舍利。揚州市季市長並於藏經樓為大家接風。

大明寺初建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四五七—四六四），故稱「大明寺」。隋仁壽元年（六〇一），文帝楊堅六十壽辰，詔令在全國三十個州內立三十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建立在大明寺內，稱「棲靈塔」。塔高九層，因寺從塔名，故「大明寺」與「棲靈寺」並稱；又因大明寺在隋宮、唐城之西，亦稱「西寺」。

唐天寶二年（七四三），大明寺律學高僧鑑真大師應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邀請，為弘揚佛法，首次籌畫東渡日本。其後歷經十年艱險，先後五次失敗，終在唐天寶十二年（七五三），東渡日本成功，為中日友誼開闢了新的篇章。

唐會昌三年（八四三），棲靈塔遭大火焚毀。會昌五年，武宗詔令毀全國大寺四千餘所、中小寺院四萬餘所，史稱「會昌法難」，大明寺未能免難而遭毀壞。唐末吳王楊行密興修殿宇，並更名為「秤平」。宋景德年間，僧人可政化緣募捐，集資建塔七級，名「多寶」。真宗賜名「普惠」。寺廟自宋末歷元朝至明初沿稱「大明寺」。

明天順五年（一四六一），僧人智滄溟決心重建廟宇，經師徒三代經營，規模漸復；後經變亂，塔寺變為荒丘。萬曆年間郡守吳秀建寺復塏。崇禎年間巡漕御史楊仁願又重建寺廟。

清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維揚，寺廟不斷增建，規模逐步宏大，光祿寺少卿汪應庚費力頗多，大明寺遂成為揚州八大名刹之首。清廷因諱「大明」二字，曾沿稱「棲靈寺」。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當高宗第四次巡遊揚州時，御筆題書「敕題法淨寺」。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法淨寺毀於太平軍與清軍之兵燹。同治九年（一八七〇），鹽運使方浚頤重建。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邑人王柏齡（字茂如）一度重修寺廟。民國三十三年，大明寺住持昌泉禪師與程幀祥募集資金，由王靖和董理工程，重修廟宇佛像。一九五一年修建寺廟。一九五七年八月，法淨寺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一九六三年，又重修寺廟。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時期，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欲砸爛寺廟佛像。由於周恩來電諭，要堅決保護大明寺文物古蹟，地方政府採取封閉廟宇的措施，因此寺廟才倖免於難。一九七三年，鑑真紀念堂建成。一九七九年三月，寺廟全面維修，所有佛像貼金箔，此後寺內香火不斷。一九八〇年，為迎接鑑真大師像從日本回揚州探親又將「法淨寺」復名為「大明寺」。

用完藥石，前往瓊花飯店掛單。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陰轉晴

江北果真比江南冷。一早前往瘦西湖，之後回師父上人的江都老家探親、用齋；下午抵達南京，參訪棲霞寺。

瘦西湖

瘦西湖原是一些人工開鑿的城壕和古運河的支流水道。經過隋唐以來歷代的修整疏浚，特別是清代中期鹽商的大規模沿湖造園，逐漸形成了「兩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樓台直到山」的湖山勝境。清初詩人汪沆到這裡遊覽，感慨萬千地寫下「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虹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應喚作瘦西湖」。從此，瘦西湖名播四方。

瘦西湖的美主要在於蜿蜒曲折，與杭州西子湖相比，一個如豐滿秀麗的雍容少婦，一個似修長清麗的窈窕淑女。十里瘦西湖，有長堤、徐園、小金山、吹台、月觀、五亭橋、白塔等名勝。瘦西湖以「瘦」為特徵，湖面時寬時窄，兩岸林木扶疏，園林建築古樸多姿，行船其間，景色不斷變化，引人入勝。

江都老家

在師父上人的弟弟李國民先生及姪子春來夫婦熱誠邀請下，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回到了師父上人江都的老家，依照法師與普門經舍住持妙士法師，早上六點即從上海出發，前來會合。

由於李國民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我們也跟著師父俗家的子侄輩喊他「三叔」。怕司機找不到路，三叔特地前來帶路。一進院子，方知街坊鄰居早已忙了好一會兒，準備中午設齋宴請大家。據依照法師說，大家已忙了兩三天，就為了招待本山梵唄讚頌團這一餐。客廳、齋堂容納不了這麼多人，三叔向鄰居借場地，這家兩桌，那家也兩桌，就為了怕大家在外面吹風著涼，而且左鄰右舍幾乎全體動員了，典座、行堂，各有職司。鄉下人的敦親睦鄰、和樂互助，可見一斑。

席間，春來拿著相機四處拍照，一面招呼大家用餐，歡喜之情溢於言表，自己也顧不得吃飯，直說家常便飯招待不周。這可是出門在外最豐盛的一餐呢！我們也以最真誠的心，為大眾獻唱了〈千華台上〉、〈梵文大悲咒〉，並在不斷的「安可」聲中，加唱了好幾首，以彌補大家未能到現場聆聽之遺憾。原本陰鬱的天空，在一片讚佛音聲中，頓時佛光普照，海會雲集。

原本只是尋常的返鄉探親，在宗教局與地方領導的關照下，反倒有些特別。江都市宗教局陳局長與政協委員前來歡迎大家，隨後並一路開道，陪同前往南京棲霞寺，將近三小時的車程，再加上回程，這趟路送得真遠，真是有勞關心了。

今日再次渡江回到江南。

棲霞寺

棲霞山古稱攝山，南朝劉宋著名隱士明僧紹（號棲霞）於此捨宅為寺，稱「棲霞精舍」，因此得名。唐時改名功德寺、五代十國時改妙因寺，宋代更名為普雲寺、棲霞寺、崇報寺、虎穴寺等。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敕書「棲霞寺」。清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棲霞寺遭兵燹而毀。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四）棲霞寺住持宗仰、若舜相繼修復。棲霞寺現存建築山門、天王殿、毘盧殿、藏經樓、攝翠樓等，大部分是此時募化重建。民國初年宗仰上人曾得孫中山先生的資助，再建道場。一九七九年修復一新，作為佛教活動場所對外開放。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前會長親筆撰寫了〈重修棲霞寺碑文〉，對棲霞寺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作了總結和介紹。

棲霞寺，與山東長清靈岩寺、湖北荆山玉泉寺、浙江天台國清寺並稱天下四大叢林。棲霞寺亦曾是唐朝鑑真和尚所至之處，所以在寺內的藏經樓院內專設「鑑真和尚紀念堂」，供奉一九六三年日本文化代表團訪問南京時贈送的一尊鑑真和尚脫胎塑像，還陳列有鑑真和尚相關史蹟資料。

現任方丈真慈法師，江蘇儀征人，兼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南京市佛教協會會長。現任監院隆相法師，湖北江陵人，兼任棲霞山佛學院院長。

我們抵達該院已是下午三點多，方丈真慈法師不在寺中，由監院隆相法師負責接待，由於下午四時寺中有一場普佛，隆相法師無法親領大眾參觀，特地囑咐佛學院教務長理海法師陪同大家巡禮昔日師父上人出家、參學之地。一九八二年，中國佛教協會於棲霞寺開辦中國佛學院棲霞分院，環境相較於師父當年參學時，已改善許多，目前院舍正進行內部整修，學生則遷往藏經樓繼續上課。雖然工程不便，理海法師仍領著大家來到當年師父上人上課的教室，並指出師父上人所坐的位置。

迴響

妙士法師從上海帶來資訊，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上海大劇院演出相當成功，近日普門經舍電話、信件不斷，皆是來自演出當日參與者的迴響：有人從頭到尾激動得淚流不止；有人內心感動而全場合掌聆聽；更有個小男孩捐出撲滿中的四十元人民幣，堅持要贊助佛光山梵唄讚頌團；並且有人已經預約了下次演出的門票；甚至菜市場中的小販都彼此詢問「你那天去聽演唱了沒有？」一時之間成了上海地區的共同話題。

感謝眾緣的成就。

夜宿南京東華飯店。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晴

今天參訪中山陵、靈谷寺、雞鳴寺、秦淮河。

南京，簡稱寧，江蘇省省會，地處長江下游的寧鎮丘陵山區，北連遼闊的江淮平原，東接富饒的長江三角洲。屬亞熱帶濕潤氣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年平均溫度為攝氏十五點六，最高氣溫攝氏四十三，為中國三大火爐之一。自西元二二九年東吳建都南京始，南京曾十次成為京都，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為現今古城牆保留最完整之城市。具有古、大、綠、重四大特色：

古：曾是六朝勝地，十代名都。

大：面積六千五百九十七平方公里，人口六百四十萬，中國十大城市之一。

綠：因是中國三大火爐之一，綠化做得非常徹底，平均每位市民擁有十棵樹。

重：地理形勢被諸葛亮形容為龍盤虎踞，歷史上佔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中山陵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園座落於鍾山。鍾山，古稱金陵山，鍾山之名始於秦代，三國時孫權避祖諱改名蔣山。因山頂常有紫雲縈繞，東晉始稱紫金山。鍾山是古都南京名勝古蹟薈萃之地。

國父生前遊鍾山，喜愛此地磅礴之氣。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於北京，中國國民黨依其遺願於鍾山修建陵墓，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移靈至此，陵墓上書有「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

陵坐北朝南，依山建造，從牌坊前的平台至墓室，距離約七百公尺，上下高差七十餘公尺。建築面積八萬餘平方公尺。主要建築依次有牌坊、墓道、陵門、碑亭、祭堂和墓室等，還有當時各界人士和海外僑胞集資興建的紀念建築分布在陵墓四周。墓地全局呈「警鐘」形圖案，象徵「喚起民眾」之意。色調以藍色配合白色，象徵青天白日。陵前台階共三百九十二階，八個平台，拾級而上，只見台階不見平台；居高臨下，只見平台，不見台階。其建築摒棄了石人、石馬等封建時代產物，象徵王權時代已過，民主時代的來臨。

孫先生，算是海峽兩岸唯一共同紀念的一位現代偉人吧！

靈谷寺

始建於梁武帝天監十四年（五一五），梁武帝國師寶誌禪師圓寂，永定公主捨錢建五級浮屠，並建開善精舍，疊更名寶公禪院、開善道場、太平興國寺、蔣山寺。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因太祖朱元璋要在獨龍阜建孝陵，遷蔣山寺至現址重建，賜名「靈谷寺」。

靈谷寺位於中山陵東側，我們事先未告知寺方，不意於山門口巧遇金山寺暨焦山定慧寺住持心澄法師，法師隨即聯繫靈谷寺，驚動了方丈真慈老和尚，待大眾抵達四天王殿，信眾早已排班兩旁念佛等候。昨日於棲霞寺無緣親禮真慈老和尚，今日在此得見。向方丈和尚禮座後，大眾獻唱〈千華台上〉、〈梵文大悲咒〉供眾。

老和尚向大眾開示道：「大家發菩薩心，爲了宣揚佛教梵樂遠道而來，非常了不起。大陸梵樂從佛教有始傳播至今，某些方面仍不夠完備，各位發心研究，有所成就，將梵樂送來這裡，不光是僧眾，信眾、社會人士等有緣聽聞而種下佛緣種子，你們的功德很大，非常了不起。」並一再表示未到山門口迎接大家，非常對不住。

未事先告知來訪，反而驚擾了寺中大眾及方丈和尚，真是罪過。

稍後，老和尚親切邀請大家至方丈室閒話家常、用茶點，並爲大家略述大陸梵唄各家特色，並就佛光山唱腔進行比較。隨後，在當家淨然法師帶領下，至無梁殿參觀，並瞻禮寶誌禪師墓塔。淨然法師畢業於中國佛學院研究部，目前任教於中國佛學院本科班，爲人熱誠親切，樂說無礙，實乃佛門龍象。

無梁殿，建於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是明代靈谷寺僅存的一座建築，原名無量殿，殿內供奉無量壽佛而得名，又因此殿是磚石拱券結構，殿內無樑，故俗稱「無梁殿」。

靈谷寺內設玄奘法師紀念堂，堂內供奉玄奘大師頂骨舍利。玄奘大師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圓寂，即安奉於白鹿原。總章二年（六六九），唐高宗聖旨徙於長安城南三十里的樊穿北原，建塔安奉，唐肅宗題塔額「興教」，所建寺院即今「興教寺」。唐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黃巢起義攻陷長安，玄奘大師真身被寺僧護遷至終南山紫閣寺建塔安奉。

宋太祖端拱元年（九八八），金陵天禧寺（即南京大報恩寺）住持演化法師迎玄奘大師頂骨回寺，宋天聖五年（一〇二七）在寺東崗建塔安奉。明太祖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又遷至寺南崗建三藏塔安奉。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大報恩寺毀於兵火，三藏塔亦毀。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侵華日軍於大報恩寺遺址三藏殿後因施工發掘出玄奘大師頂骨石函，據函上宋明兩朝所刻說明文字及其它文物考證，確認為玄奘大師頂骨舍利。一九七三年，南京靈谷寺建玄奘法師紀念堂，從南京市文管會請回玄奘大師頂骨舍利，供奉於十三層密簷楠木塔中。因時間關係，未及參觀玄奘法師紀念堂禮拜大師頂骨舍利。

雞鳴寺

位於玄武湖南側古台城旁，一九五八年改為尼眾道場，現任住持蓮華法師。為南京香火鼎盛的寺廟之一。

寺內建築依次為山門、施食台、彌勒殿、大雄寶殿、觀音樓。大雄寶殿之東為憑虛閣，西為塔院。塔院中的藥師佛塔建於一九九〇年，高四十四點八公尺，七級八面，塔底層高七公尺，供奉明代青銅鑄造藥師佛像，原供奉北京雍和宮，一九七二年經周恩來批准送至南京供奉。二層以上，每層均有四座明代金絲楠木雕花佛龕，每龕內供有一尊楠木雕藥師佛像。

秦淮河

秦淮河古名「淮水」，一名「龍藏浦」。歷史上關於秦淮河的傳說和記載甚多。《輿地志》稱：「秦始皇時，望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氣。今方山石碣，是其所斷之處。」陳沂《金陵古今圖考》中也認為，秦始皇「以望氣者之言，鑿釧阜，斷壘，以泄王氣。水自方山西北，巨流環繞，至石頭過於江，後人名曰秦淮」。其實，淮水改稱「秦淮」是從唐代開始的，據《健康志》記載：「秦淮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別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皇所開。」很顯然，秦始皇開鑿秦淮河只是一種傳說。

秦淮河早在遠古時代就是長江的一條支流，也是南京地區第一大河。秦淮河有兩個源頭，北源在句容市寶華山南麓，稱句容河。南源在溧水縣東廬山，稱溧水河。南北二源合流於江寧縣方山埭西北村。這一帶河床寬廣，水量劇增，形成幹流，可通舟楫。然後河水繞過方山，向西北流經洋橋、青砂嘴，沿途匯集吉山、牛首山諸水，再北經劉家渡、竹山和東山，至上方門進入南京市區。

秦淮河至通濟門外九龍橋，又分成內、外兩支。其正流稱內秦淮，過九龍橋直向西，自東水關入城，穿市區南部，會合楊吳城濠之水，西流至淮青橋，與青溪會合；再向西南流直得涉橋，愛小運河水；再經文德橋、武定橋、鎮淮橋迤西而北，過新橋至上浮橋，又西北至陡門橋，與運瀆水會合；又西北過下浮橋，出西水關，與外秦淮復合。外秦淮河過九龍橋向南迤西，經長幹橋，合落馬澗水，又西至賽虹橋，再分為兩支，正支北折，經覓渡橋與內秦淮合流，北沿石頭城至三汊河入長江；旁支西流，自賽虹橋過江東橋，流經北河口入江。秦淮河全長一百多公里，整個流域二千六百餘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十六條，流經句容、溧水、江寧、南京等地，灌溉面積達一百三十萬畝左右。

秦淮河兩岸有大小集市一百多處，東吳以來一直是繁華的商業區和居民區。歷代有許多達官貴人住在秦淮河畔。儘管隋唐以後秦淮河畔漸趨衰敗，但仍有許多文人墨客在此憑弔吟歎。

近代，由於戰亂等原因，河水日漸污濁，兩岸建築多被毀壞，昔日繁華景象已不復存在。一九八五年以後，江蘇省、南京市撥出鉅款進行修復，秦淮河又再度成爲著名的遊覽勝地。

感謝關照

明日即將啓程返回台灣，永本法師代表常住致贈導遊與司機微薄供養，大眾並特地演唱〈梵文大悲咒〉、〈我的家鄉在佛光山〉，感謝他們從上海至南京的一路關照，三位導遊也以這幾日來向法師們所學的〈佛光照耀著你〉、〈山歌〉祝福大家。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一日

賦歸

五十年前，師父上人將大陸梵唄帶到台灣；因緣際會，五十年後又將台灣梵唄帶回大陸。兩岸的距離，阻絕不了法音的宣流；海洋的遼闊，泯滅不了血濃於水的交融。

回顧這十六天來，一路上聽到不少旁人對於我們的謬讚，總結起來，不外「佛光山梵唄讚頌團」一路以音聲作佛事，改變了常人對佛門生活的刻板印象，讓他們從中認識了佛門儀規，也體驗到修道人簡單、樸實而富有意義的生活，建立了大眾對「人間佛教」的信念，提昇了出家僧眾弘法度眾的形象，對於佛法的弘傳，意義深遠。

這些話對於初來大陸進行宗教文化交流的我們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勵，一股強烈的使命感不禁沛然生起。願今後盡形壽追隨師父上人的腳步，以音聲淨化人心，利樂有情。

感謝諸佛菩薩的加被與大眾的護持，亦感謝各地宗教局與寺院道場的關照與接待，今日「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大陸弘法之行功德圓滿，賦歸返台。下午二點，全團一行人搭乘港龍 KA811 班機，由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起飛，於香港轉機，來自南部及北部別分院的團員分別於此搭機返回高雄與台北。

在此次展演中，透過兩岸相關人員的努力，共同開創了台灣佛教團體正式與大陸進行藝術交流的先例，爲促進兩岸宗教文化交流開啓了新頁。這場音樂會的落幕，不是結束，而是一個開始，期待來日的合作因緣。